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回 五不足觀書證道

人心不足蛇吞象·世事無常風送波· 一笑到頭誰是我，明明至理你知麼？

人生在世，日圖三餐，夜圖一宿，別無他事，這就與草木何異，雖生在世，就是不生的一般。這種人，生他何用！又有一等，營營求利，無了無休，至死不以為足的，此等世上最多。看起此二樣人，都喚做不曾醒悟。若比那隨緣知足，淡然無求，與那立德立功、建忠孝之業於不朽者，又是兩樣人，庶幾可以言道。然大約容易入道的夙有根器之人，自然大道親而勢利疏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多是那一種貪心不止的，竟沒個回頭日子，積了千金，要積萬金，未了一世，思傳百世，最是愚迷不醒哩。詩曰：

桑田滄海有升沉，人世何勞太用心。

竭力謀來難得實，誰知過去已成塵。

江南有一個士人，不知他的名姓。半生落魄，性喜耽書，窮古極今的異書經史，無有不曾覽到。便是天竺國有座《高麗藏》，藏中載著三教九流、諸子百家、天文地理，讖緯術數之書，足足周覽了三遍。一日，已是將書都看完了，忽然拍手大笑一聲，便棄了塵世，立刻證仙：東遊瀛海，西至桑榆，自然無為，胸如天地。這士人不肯言出姓名。但自號為知虛子，自謂知得盈虛消息之理，世界上的人也不知他是甚等樣的人，曾看的是甚等樣書，習的是那一家教，知虛子只是無憂無慮·遊行自在，不以世情為念。

偶然一日，行到一個焦思國中，見那一國的人，無非都是憂愁慮慮之態，沒一個是得自在的。知虛子按落雲頭，住了雲步，就生憐憫之心，欲與那些人說法。那國中人正當欲海翻波，愁城密砌之際，四方八面皆羅刹、諸天天魔、眾鬼起兵圍困，國中之人內無糧食，外無援兵，生死不得的時節。仰首見一神人，手執楊枝，拂下甘露，漸漸的只見羅刹人馬遠遠散去。那神人身披羽服，頭帶華陽巾，手執柳枝，下在國中，腳踏凡地。那國中人民蒙他退了外兵，只是內迷難化，一齊向前叩頭，求神仙指引，若得出此迷城，萬劫不忘大德。知虛子微微笑道：「你們眾人只道我真個就是個神人麼？我就是那江南人氏，一向在虛無山上讀書，見了古今許多事業，卻也都歸於烏有。只是那古今的人，一點名利心、貪癡心、私欲心、嫉妒心、作害心、無名隱暗之心、種種不良之心不肯消滅，如今就造成你這焦思國。你這國中人，還是有緣國度，我今日與你指破迷城，大家醒悟，就不能同西方，也強似沉迷苦海，你眾人可道好麼？」眾人又一齊向前禮拜，懇求說法，拿了許多酒食、果品，齊來供獻。知虛子道：「這些煙火食，不入吾口者有年矣。如今連煙火之氣都不願聞，可速速持了開去。」眾人又去折了一枝鮮花，插在瓶中，供在面前，知虛子又閉目不視道：「去，去！何物草木之妖，敢近吾慧眼。」眾人見他不受，就去取了一文錢道：「出家人當以化緣為事，我們便舍一文罷。」知虛子一發不要了。眾人向前怒嚷著道：「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我們卻也不希罕你說什麼法，講什麼經，你自去罷。」知虛子聽了大笑道：「我不要你們物件，尚然如此動氣，我若要你們財物時，待怎生樣氣哩。」

忽然眾人當中，也跳出一個讀書的人來，道：「你這神人，也不過是叫我斷絕那酒色財氣的意思，誰不知道？你道是仙機玄妙，凡人不解，我讀書人更聰明似你，難道就參不透麼？你雖說要人斷絕了酒色財氣四件事，就可成仙，你怎知道這四個字，自開闢天地以來，直到如今，卻是斷不得的。若是人人效你，你就與我另講一回麼，你不知道·古人說得好：人不婚宦，情慾失半。人不衣食，君臣道息。這四句話，可是離得那四個字的麼？你與我講明白，我先拜你。」

知虛子聽了，又微微的笑道：「據你這個人，道是知我意思，卻也還不知我意思哩。你既是聰明曉事的人，也可同大眾站在一邊，聽我演說。」知虛子先把手中楊枝，拂了一拂，道：「我曾見一部書上說，當初晉朝時節，有個范丹，做了一個萊蕪縣令，生了四個兒子。為官清廉寡慾，一意愛養百姓。及至回到家中，一文私蓄也無，連那飯甑中塵，都生起來有三寸多厚，父子五個，終日受餓。餓了時，還在那裡讀書，說：『人生在世，節義為重，生死為輕；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。』若論那無恥之人，嗟來求生，呼蹴願食，做這等樣人，便羞也羞死了，何況餓死！又有那殺人劫財的，你便希圖財寶，那被劫之人，該死的麼？又有一種人，看了父母受餒、受寒的，公然不理，自己去與妻子吃得飽飽的。這個人心已是死的了，難道不該餓死了他！前一日，那著青衣的在那裡行酒，滿座的人坐在那裡飲酒自若，就像不認得的。只有一個辛賓，抱頭大哭，難道滿座眾人，有酒食吃的，至今還長壽不死乎？可見如今已都死了。辛賓的忠烈之名，卻比那吃酒食不顧而死的，好道也還強哩。人若是只顧求食而生，便去做叫化也肯甘心，如何那伯夷，叔齊，棄了孤竹國諸侯之貴，倒特特去求餓死麼？看起來，窮到那范丹鍋裡生塵，便餓死罷了，決不肯去勉強求食。如今世上的人，貧不足而思富，卻是為何？」

只見那個士人，聽知知虛子說完了這一席話，便大跳大嚷道：「胡說，胡說！據你講，那貧賤的誰不忠，誰不孝，誰不知廉恥，難道個個都餓死罷了？千古至今，有幾個伯夷，叔齊哩！你這等言語，如何勸醒得世人？也在此說是講法！」只是嚷個不住，笑個不住。

知虛子聽了，也點點頭道：「也算你說得是了·我曾見一部書上說，也是晉朝時，有一個人喚做石季倫。他家中富稱敵國，曾作錦步帳長五十里，與皇親王愷比富·就擊碎了王愷的珊瑚樹十數株。晉王助他寶貝，也敵他不過；又把六斛明珠，換得一個美女為妾，這也罷了。其餘的侍女甚多。若遇著那開筵請客時，就令那美人出來敬酒，敬到客人面前，若那客人不肯吃這一杯酒，他就將這美人殺了，前後也殺了許多美人。就要人吃酒，是甚大事，直得去殺人勸酒，這個可是當為的麼？造個冀廁，也用著彩色綾錦做周圍的幔帳，沉香燒上幾觔。有人進去登東，只道是他臥房，連忙走了出來，你道不好笑哩！他又平日裡以白蠟當柴燒，以香椒塗屋壁，如此豪富，在家受用夠了，誰再似他的富有銀錢？他卻還要去當官。做倒做了個散騎常侍，及至趙王倫篡位，就與那潘安仁兩個雙雙綁到法場之上。潘安仁道：『我當初曾有詩一首，贈與足下，臨了那一句說：白首同所歸。豈如今日倒應了。明明是句讖語，我也該與足下同死，雖死亦無怨矣！』石崇卻歎道：『我總然受刑被戮，就到九泉之下，也不瞑目。』潘安仁道：『你這句話，卻是為何？』石崇道：『我又不曾去叫趙王謀篡天位，只因我平日有些錢財，只顧自己妄用。又不肯散施與人，如今眾人要謀我家資，將我陷此大辟之慘，故此說雖死也不甘心。』只見旁邊立著那些人道：『你明明曉得錢財害你，你當初若肯早散些與人，可不今日就免你這一刀麼。』石崇聽了這一句話，倒沒得做聲，只得低著頭，任那監斬的一刀砍了。正是：三分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自此可惜一個富翁頭，斬於東市，再欲去牽黃犬而出東門，過華亭而聞鶴唳，其可得乎！如今世上的人，皆以為富不足而思貴，看起來像石崇之富，也還貪心不足。著甚來由？」那士人聽了一會，漸漸思忖他言語，卻不跳不嚷了，只輕輕說一句道：「依你·說，世上富得如石崇的，能有幾個？若有錢的就不去做官，難道世上為官的，都是些窮人出身麼？」

知虛子也不理他，又說道：「我曾見幾部書上說，那魏末的司馬懿、漢朝的王莽、三國的曹操、晉時的桓溫，他個個都身為宰相，手握大權，權侔人主，天子都下陸而迎，猶自心懷不足，直要到身履至尊，位膺九五，也要做垂旒端冕的事，才說稱心滿意。那王莽直至於改漢祚十八年，建國號曰『新』，不免得光武中興，王莽手持了一個髮斗，朝著北方斗柄而坐，倒說：『天命在予，漢兵其如予何！』一時就被光武的兵將，二十八宿諸公·登時殺了。不知篡漢的國家何用，落得受萬世罵名。司馬懿、曹操兩個一樣行事，都留天位與了子孫，也終不得長久。桓溫殺害多少生靈，臭名不絕，故此說：『後來人罵我盧杞的不少，做我盧杞的還多！』論來這可是省得過的麼？世間有多少青燈苦志、白首窮經的，不邀得一命之榮，委身溝壑，比著那榮登八座，名上三台，就是登天之難。做了宰相還不思守分，要做皇帝；看起來，做宰相的，真個道不足如皇帝麼？」站的那個士人，看看的不做聲了。

知虛子又大聲說道：「我曾見幾部書上說，漢武帝在朝中做了二三十年皇帝，心裡常是不足，要去求做神仙，各處遊巡，直到東海三神山、蓬萊，泰山諸海，窮游百萬餘里，不知傷了多少生靈，所到之處，不知害了多少百姓，費了無限金錢。在長安宮中，

又營造銅台，上高千丈，頂上設兩個金人，手托金盤，名為承露盤，要求仙人賜他甘露。那些無恥的史官，就附會說：半空中有人呼萬歲者三。後來到魏曹丕篡祚時，又命工人放倒這承露盤，只見金人眼中流淚，只因台高得緊，放將倒來，就壓死了萬千百姓，這也是求仙人的好處麼？這些百姓無辜的就壓死了，神仙也該來救他才是。那漢武帝直到臨死時，才說個悔心之萌，罷了遠田輪台一事，才對群臣說道：『天下豈有神仙，盡妖妄耳！』卻也悔得遲了。後來那梁武帝也去求佛，遭了侯景之亂，倒得活活的餓死在台城之內。又有個唐代宗，也去求仙，要得長生不老，命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，何曾彩得天台靈藥，只服了不知什麼熱草，一時間就暴死了。後人杖殺了柳泌，有何益哉！這三人做了皇帝，有何不足，還要去做神仙？閻浮世上，人莫不笑他麼？為帝王不足而求為神仙，卻怪不得那受餓的人，要去喪廉恥而求富貴哩。」那個土人就聽得呆了，只不做聲。

那知虛子又發聲大笑道：「你眾人知道那帝王求神仙的可笑，還有那身為了神仙，還不願去上升的哩。我曾見一部書上說，有個廣成子，苦修苦煉了一百劫；仙人遇五百年為一劫，五百劫卻是五萬年。廣成子歷了凡世五萬年劫數，已是通體神仙了。他只優游塵世，不思上升，只在人間為樂，人也不知他是仙是佛，他自己也不以為是仙是佛。一日，天帝見他成道，遣著兩位星官，旌幢寶蓋，仙女仙樂，持了丹詔，要宣召他上昇天界，那廣成子在下俯首稽首，拜陳道：『微臣功行粗完，不願上升，願居人世，誠恐天上正未必樂於人間也。』好笑這廣成子，做了神仙，還有個不足上升之意。由此觀之，就到了神仙地位，也只是於人不足，豈知在世時這等貪心，自恃著英雄蓋世，件件不曾得個自足而已。但知：

那山高過這山丘，不到黃河死不休；

貪求無厭不知止，終須一個土饅頭。

大眾人等，如今知道了麼？咦！我看你這焦思國中，就沒有一個可與入道的。你這書生還要佞口佞舌，自恃什麼聰明，無事不曉，怎生這半日就不做聲了？你若道我講得不是時，你再有甚聰明說話，說一回與我聽麼！」於是那土人，合掌向前作禮，拜謝指迷。方才拜下去時，忽然心下大悟，就像雲開見日一般。那些愚夫愚婦，起初見這土人與這神人相爭，個個駭然；及至見他下拜，一個個也叩頭頂禮，不住的鼻涕眼淚。回去吃灑的，也就吃得少了；好色的，也都不敢好了；貪財的，卻也淡了許多利心；作惡的，也就息了許多熱燄。卻是熱鬧場中，服了一帖清涼散；焦思國中，愁城嗜海，俱化作清涼世界。知虛子說法已畢，依舊駕雲騰空而去。詩曰：

四座迷城上鐵門，何人打破此迷關？

知虛設法應非幻，請把焦思且豁然。

總批：要人斷除酒色財氣者，此妄人作妄語耳。只是凡事能留著淡泊心，便是凡不離聖的種子，人人可為也。五不足中，俱有深論，況於得意濃而趣淡，試一回光內照乎！